學習高松年校長治校金句心得體會

跟韩学愈谈话访佛看慢动电影（Slow motion picture），你想不到简捷的一句话需要那么多的筹备，动员那么复杂的身体机构。时间都给他的话胶着，只好拖泥带水地慢走。韩学愈容颜灰暗，在阴天可以与周围的天色和融无间，隐身不见，是头等保护色。他有一样显著的东西，喉咙里有一个大核。他讲话时，这喉核忽升忽降，鸿渐看得自己的喉咙都发痒。他不说话咽唾沫时，这核稍隐复现，令鸿渐联想起青蛙吞苍蝇的景象。鸿渐看他说话少而费力多，恨不能把那喉结瓶塞头似的拔出来，好让下面的话松动。韩学愈约鸿渐上他家去吃晚饭，鸿渐谢过他，韩学愈又危坐不说话了，鸿渐只好找话敷衍，便问：“听说嫂夫人是在美国娶的？”   
　　韩学愈点头，伸颈咽口唾沫，唾沫下去，一句话从喉核下浮上：“你先生到过美国没有？”   
　　“没有去过——”索性试探他一下——“可是，我一度想去，曾经跟一个Dr．Mahoney通信。”是不是自己神经过敏呢？韩学愈似乎脸色微红，像阴天忽透太阳。   
　　“这个人是个骗子。”韩学愈的声调并不激动，说话也不增多。   
　　“我知道。什么克莱登大学！我险的上了他的当。”鸿渐一面想，这人肯说那爱尔兰人是“骗子”，一定知道瞒不了自己了。   
　　“你没有上他的当罢！克莱登是好学校，他是这学校里开除的小职员，借着幌子向外国不知道的人骗钱，你真没有上当？唔，那最好。”   
　　“真有克莱登这学校么？我以为全是那爱尔兰人捣的鬼。”鸿渐诧异得站起来。   
　　“很认真严格的学校，虽然知道的人很少——普通学生不容易进。”   
　　“我听陆先生说，你就是这学校毕业的。”   
　　“是的。”   
　　鸿渐满腹疑团，真想问个详细。可是初次见面，不好意思追究，倒像自己不相信他，并且这人说话经济，问不出什么来。最好有机会看看他的文凭，就知道他的克莱登是一是二了。韩学愈回家路上，腿有点软，想陆子潇的报告准得很，这姓方的跟爱尔兰人有过交涉，幸亏他没去过美国，就恨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没买文凭，也许他在撒谎。   
　　方鸿渐吃韩家的晚饭，甚为满意。韩学愈虽然不说话，款客的动作极周到；韩太太虽然相貌丑，红头发，满脸雀斑，像面饼上苍蝇下的粪，而举止活泼得通了电似的。鸿渐然发现西洋人丑跟中国人不同：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，潦草塞责的丑；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，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，所以丑得有计划，有作用。韩太太口口声声爱中国，可是又说在中国起居服食，没有在纽约方便。鸿渐终觉得她口音不够地道，自己没到过美国，要赵辛楣在此就听得出了，也许是移民到纽约去的。他到学校以后，从没有人对他这样殷勤过，几天来的气闷渐渐消散。他想韩学愈的文凭假不假，管它干么，反正这人跟自己要好就是了。可是，有一件事，韩太太讲纽约的时候，韩学愈对她做个眼色，这眼色没有逃过自己的眼，当时就有一个印象，仿佛偷听到人家背后讲自己的话。这也许是自己多心，别去想它。鸿渐兴高采烈，没回房就去看辛楣：“老赵，我回来了。今天对不住你，让你一个人吃饭。”   
　　辛楣因为韩学愈没请自己，独吃了一客又冷又硬的包饭，这吃到的饭在胃里作酸，这没吃到的饭在心里作酸，说：“国际贵宾回来了！饭吃得好呀？是中国菜还是西洋菜？洋太太招待得好不好？”   
　　“他家里老妈子做的中菜。韩太太真丑！这样的老婆在中国也娶的到，何必去外国去觅呢！辛楣，今天我恨你没有在——”   
　　“哼，谢谢——今天还有谁呀？只有你！真了不得！韩学愈上自校长，下到同事谁都不理，就敷衍你一个人。是不是洋太太跟你有什么亲戚？”辛楣欣赏自己的幽默，笑个不了。   
　　鸿渐给辛楣那么一说，心里得意，假装不服气道：“副教授就不是人？只有你们大主任大教授配彼此结交？辛楣，讲正经话，今天有你，韩太太的国籍问题可以解决了。你是老美国，听她说话盘问她几句，就水落石出。”   
　　辛楣虽然觉得这句话中听，这不愿意立刻放弃他的不快：“你这人真没良心。吃了人家的饭，还要管闲事，探听人家阴私。只要女人可以做太太，管她什么美国人俄国人。难道是了美国人，她女人的成分就加了倍？养孩子的效率会与众不同？”   
　　鸿渐笑道：“我是对韩学愈的学籍的有兴趣，我总有一个感觉，假使他太太的国籍是假的，那么他的学籍也有问题。”   
　　“我劝你省点事罢。你瞧，谎是撒不得的。自己捣了鬼从此对人家也多疑心——我知道你那一会事是开的顽笑，可是开顽笑开出来多少麻烦。像我们这样规规矩矩，就不会疑神疑鬼。”   
　　鸿渐恼道：“说得好漂亮！为什么当初我告诉了你韩学愈薪水比你高一级，你要气得掼纱帽不干呢？”   
　　辛楣道：“我并没有那样气量小——，这全是你不好，听了许多闲话来告诉我，否则我耳根清净，好好的不会跟人计较。”   
　　辛楣新学会一种姿态，听话时躺在椅子里，闭了眼睛，只有嘴边烟斗里的烟篆表示他并未睡着。鸿渐看了早不痛快，更经不起这几句话：   
　　“好，好！我以后再跟你讲话，我不是人。”   
　　辛楣瞧鸿渐真动了气，忙张眼道：“说着顽儿的。别气得生胃病，抽枝烟。以后恐怕到人家去吃晚饭也不能够了。你没有看见通知？是的，你不会有的。大后天开校务会议，讨论施行导师制问题，听说导师要跟学生同吃饭的。”   
　　鸿渐闷闷回房，难得一团高兴，找朋友扫尽了兴。天生人是教他们孤独的，一个个该各归各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身体里容不下的东西，或消化，或排泄，是个人的事，为什么心里容不下的情感，要找同伴来分摊？聚在一起，动不动自己冒犯人，或者人开罪自己，好像一只只刺猬，只好保持著彼此间的距离，要亲密团结，不是你刺痛我的肉，就是我擦破你的皮。鸿渐真想把这些感慨跟一个能了解自己的人谈谈，孙小姐好像比赵辛楣能了解自己，至少她听自己的话很有兴味——不过，刚才说人跟人该免接触，怎么又找女人呢？也许男人跟男人在一起像一群刺猬，男人跟女人在一起像——鸿渐想不出像什么，翻开笔记来准备明天的功课。   
　　鸿渐教的功课到现在还有三个钟点，同事们谈起，无人不当面羡慕他的闲适，倒好像高松年有点私心，特别优待他。鸿渐对论理学素乏研究，手边又没有参考，虽然努力准备，并不感觉兴趣。这些学生来上他的课压根儿为了学分。依照学校章程，文法学院学生应该在物理，化学，生物，论理四门之中，选修一门。大半人一窝蜂似的选修了论理。这门功课最容易——“全是废话”——不但不必做实验，天冷的时候，还可以袖手不写笔记。因为这门功课容易，他们选它；也因为这门功课容易，他们瞧不起它，仿佛男人瞧不起容易到手的女人。论理学是“废话”，教论理学的人当然是“废物”，“只是个副教授”，而且不属于任何系的。他们心目中，鸿渐的地位比教党义和教军事训练的高不了多少。不过教党义的和教军事的是政府机关派的，鸿渐的来头没有这些人大，“听说是赵辛楣的表弟，跟着他来的；高松年只聘他做讲师，赵辛楣替他争来的副教授。”无怪鸿渐老觉得班上的学生不把听讲当作一会事。在这种空气之下，讲书不会有劲。更可恨论理学开头最枯燥无味，要讲到三段论法，才可以穿插点缀些笑话，暂时还无法迎合心理。此外有两件事也使鸿渐不安。